

三彩风·故事

【温馨故事】

大漠里的旗帜

□刘建超

她来看他,是为了离开他。
他却不知道,兴奋地搓着一双皴裂的手,说:这么远,你怎么来了?

她看着他,这个她爱了10年、曾经帅气充满诗意的男人,如今粗犷得像工地上的搬运工,她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她下了火车乘汽车,走了三天三夜,又搭乘过路的大货车颠簸了一天,才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中看到了他住的小屋——西部边陲的一个养路站,只有他一个人的养路站,养护着近百公里的国道。

他和他在大学里相识,是学校野草诗社的铁杆成员,诗歌常让他们骄傲得忘乎所以。他俩相恋了,就因为都喜欢泰戈尔的诗。在校园湖边,他轻轻地吻了她,说:过不了几年,我将是中国诗坛的一面旗帜。

浪漫似乎只在校园里才会疯狂蔓延。毕业后走上社会,浪漫被现实这个无情的铁锤砸得粉碎,为了找工作,他和他早把诗意冲进了马桶。

他的父亲是养路工,在西北。在父亲生病期间,他去照顾父亲,父亲去世后,他竟然接过父亲手中的工具成了一名养路工。

大漠荒烟,千里戈壁,他给她写信,描述眼前的风景:天空虽不曾留下痕迹,但我已飞过,我真正感受到泰戈尔这句诗的含义了。

她感受不到他说的诗意,没有他在身边的日子寂寞无聊。家里人不

停地给她介绍男朋友,她都拒绝了。可是,她也不确定自己究竟能等来什么样的结果。

一年又一年,他们成了大龄青年。经不住妈妈的哭闹哀求,她妥协了,去见了妈妈公司领导的儿子。小伙子很精干,谈吐也不俗。她就模棱两可地和这个小伙子处着,心中还牵挂着远方的他。

她要了断同他的情缘,因为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公平。

她给他带了大包的物品。他笑着说:我这里啥都不缺。

她环顾四周,煤气炉,木板床,米、面、油、咸菜。

他笑了,说:天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……这些我都具备了,就等着天降大任了。

晚饭是稀饭、馒头,还有她带来的熟食。

他居然端出一盘鲜绿的炒青菜。在这一片黄的荒漠上,见到鲜绿的青菜,她都舍不得动筷子。

你一个人不寂寞吗?她问。

不寂寞!我白天养路,晚上看书,看你的信。我能背下来泰戈尔的每一首诗,也能背下来你写的每一封信。

夜晚,她躺在床上,他躺在床上。荒漠的风狼一样嚎着。

我明天就走。看看你,我也就放心了。她说。



绘图
雅琦

嗯。谢谢你来看我。好好生活吧!他说。

她伸出手,他也伸出手,细嫩的手被粗糙的手握住。

第二天风和日丽,天蓝如洗。她搭上一辆过路的货车。

司机是一个很健谈的小伙子,踩上油门,也打开了话匣子。小伙子说:这个养路站是长途司机的驿站,加油加水,填饱肚子。这个养路站就他一个人,几千公里的路,就他养护的这段路最好。

在一个拐弯处,司机停车,提着一个袋子下了车。

她伸头望去,路的远处是一个低洼带,竟然有十几平方米的一个小菜地,菜地里的绿色格外养眼。怕菜被飞鸟或小动物破坏,菜地的四周插满了树枝,树枝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布

条,像是挂了万国旗。

司机把袋子里的土倒在菜地边,回到车上说:经常走这里的司机都会给这块菜地带点土。这地方风沙大,就这个菜地是个避风的港湾。他每天都要骑车来这里种菜浇水。来场大风暴,菜地就没了,风暴过后,他重新垦地。我们把那些布条称为大漠里的旗帜,那些布条上都写着一些字,有人说是诗,我也不懂,反正我记得其中一个上面写着生如夏花。

她的眼泪夺眶而出——她的名字就叫夏花。

回到家,她的眼前总是飘舞着大漠里那五颜六色的旗帜。

她又准备动身去看他,并带了一挎包土。她要告诉他,大漠里的旗帜下不该少了老街的泥土。

【哲理故事】

只是消息

□金文艺

早晨一上班,就听到老王在四处打听:“听说在省城买房取消限购了,这是个好消息,还是个坏消息?”

“老王,你最近买房吗?”大李问。

老王听了摇摇头。

“你将来打算去省城买房吗?”大李又问。

老王又摇摇头。

“那么你是有闲钱炒房喽?”大李笑着问。

老王听罢,头摇得如同拨浪鼓。

“这便是了。”大李说,“那它对你来说就只是个消息。”

【讽刺故事】

“猪”发

□王振周

朱村的朱发是靠养猪发家的,是当地有名的养猪大户。

朱发对猪有很深的感情,特别是对母猪。他说:买一头猪娃得花千把块钱,一头母猪如果能生十头八头猪娃,那就是万把块钱呀!

一次,有一头母猪因难产大出血,朱发慌了神儿,骑上摩托把镇里畜牧中心的兽医请来,又是打针,又是输液,才算保住了那头母猪的性命。

可母猪“茶不思,饭不想”,总是卧在地上不动,朱发又骑上摩托到镇上的超市,又是面粉又是奶粉地买了一大编织袋,熬成营养粥,一勺一勺地喂猪吃。

半个月后,那头母猪站了起来,开始正常进食。后来,也许是那头母猪为了感谢朱发的救命之

恩,攒足了劲儿,一窝生了十七头猪娃。

朱发救母猪的事,一时成了朱村人议论的话题。

一个衣衫褴褛、靠捡破烂为生的老妇人,听了人们的议论,忽然仰天大笑,疯了般奔向村边的枯井,一头栽了下去……

朱发的舅舅来了。朱发身穿重孝,痛哭流涕地说:我妈死得好惨呀!我要为我妈大操大办,唱大戏。

啪!朱发的话还没有说完,猛觉得脸上火辣辣地疼,抬眼一看,舅舅已甩手走出了院子。

朱发用手摸着脸,蒙了。

忽然,街上传来几个小娃娃的声音:朱发朱发,靠猪发家;有了猪妈,忘了亲妈!

【可乐故事】

眼熟

□许洪波

所里下发的通缉逃犯的照片,我一直随身携带着。

那天,遇到管理片区内暂住人员的老刘一家人外出,我顺便拿出逃犯的照片请他们留意。聊了一会儿,我收好照片准备离去,忽然发现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大妈有些面生。老刘告诉我,那是他娘,上周刚从老家来。

我连忙上前打招呼:“大妈,您好!我是片区民警小许。”说着习惯性地掏出警察证给大妈看,不承想大妈接过去看得很仔细,然后说:“虽然我没有戴老花镜,但这人我眼熟,前两天还在咱们小区里转悠呢。你们可得当心啊!”

原创首投 稿费从优
zhout9461@163.com